

■花言峭语

青春代言人

多年以前,当我们在电影院看着《佐罗》,在《大众电影》等杂志上看着《警官的诺言》的剧照的时候,大概不会想到,几十年后,我们要面对这样的消息:八十六岁的法国男演员阿兰·德龙决定按照自己的意愿结束生命。

消息来自阿兰·德龙的儿子,演员安东尼·德龙。他说,他的父亲已经决定去瑞士实施安乐死,他将负责组织这个过程,他解释了父亲的决定:“从某个年龄开始,从某个时刻开始,一个人有权安静地离开……”自媒体立刻套用作家保罗·柯艾略和弗雷德里克·巴克曼的小说名,制作了自媒体文章的题目《一个叫阿兰·德龙的男人决定去死》。

八十六岁了,淡出电影界多时,如果换做别的明星,注定唤不起任何波澜,然而这是阿兰·德龙,中国人在改革开放后最早接触到并且为之狂热的国外明星之一。他在1975年出演的电影《佐罗》,于1978年在国内上映,由上海电影译制片制作配音,为佐罗配音的是著名配音演员童自荣。这部电影,放在电影长河里,不见得有多么出色,对于1978年的国人来说,却足够带来惊喜。

影片中的各种元素,从西班牙风情,从音乐到击剑,到电影里的搞笑方式,瞬间热遍全国。佐罗甚至成为击剑运动的代言人,1984年,栾菊杰获得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运动会女子花剑冠军时,媒体称她为“女佐罗”,2008年,她再战北京奥运会,媒体称她为“50岁的女佐罗”,而这一年,仲满在北京奥运会

男子佩剑个人赛获得金牌,他也被称为“中国佐罗”。

阿兰·德龙之所以能够受到中国人的喜爱,固然是因为他出演的一系列电影中,他所扮演的正义侠客、铮铮铁骨的警察的形象,也是因为,他的相貌符合中国人的审美。曾有人说,“如果一本字典需要解释英俊,那么可以不写任何语句,直接印上阿兰·德龙的照片。”的确,世界上的英俊男子千千万,但能够符合所有民族所有国家人民审美习惯的,却寥寥无几。阿兰·德龙很幸运地成为其中之一,他的英俊,不需要翻译,不需要解说,不需要角色魅力加持,只要一亮相,就一览无余,具有强大的说服力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上映的国外电影,给出了大量俊男美女,但能够让中国人念念不忘的,不外阿兰·德龙、山口百惠、奥黛丽·赫本这么几位,原因很简单,中国人能够接受。

更重要的是,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那段恋情,是和主演了《茜茜公主》中的罗密·施耐德发生的,《茜茜公主》是又一部被中国人喜爱的电影,为当年的无数年轻女孩种下神话般的王室梦,罗密·施耐德也是又一位被中国人喜爱的明星,温柔敦厚的形象,恰恰符合中国人对女性的要求。所以,尽管阿兰·德龙走进中国时,他和罗密·施耐德已经分手十五年,但他们这一段恋情,却被人铭记至今。

因此,他在中文世界里,至今也受到优待,网络论坛和百度吧,至今也有人更新。他

的消息更是三不五时在新老影迷中引起小小波动。如今,他做出这样的决定,更让人觉得,一段旧日时光就要结束了,一段英俊往事,从此烟消云散。

鉴于我们和他们的生死观有差别,他的决定被做出各种解释,其中之一是,他的晚年生活不幸福,亲友接连离去,老去的他,也不断生病住院,被各种病痛折磨。他尽管拥有财富名望,但晚年却是在豪宅里,和几只狗相伴,需要拐杖辅助行走。2021年,他的前妻娜塔莉·德龙因为胰腺癌去世,在去世前,她也曾决定要自主决定生命的终结。总之,富有不能解决一切,在衰老和死亡面前,一律平等,这是我们比较能够理解的一种叙事模式和抒发方式。

对生命的看法或有差异,面对生命,人们也有各种不同决定,但衰老引起的后果都是一样的,病痛也是一样的。对于那些曾经风华绝代的人来说,这期间的落差可能更加明显,这期间的落寞、失望,可能更加漫长。我们不用多加精度,因为,那是所有人共有的命运。而青春的圆满、灿烂,曾经引发同样的狂喜,而他,曾经参与和代言过这种狂喜,这已足够。

韩松落

作家

■早闻狄声

正午阳光的“伪精品”

“正午出品,必属精品”的定律,似乎在《相逢时节》栽了个跟头。

表面上看,《相逢时节》这部戏有着“精品”的皮相:导演简川訦有《欢乐颂》《都挺好》等佳作珠玉在前,作家阿耐在刻画家庭、商战方面都自成一格,而雷佳音、袁泉、张艺兴、贾乃亮、罗海琼、梁冠华等都是颇具观众缘的演员,阵容没得说。甚至如果你有在社交平台上碎片式追剧的习惯,还能从《相逢时节》中找出不少演技在线、表现力不错的“名场面”。

然而,一直到播出完毕,针对《相逢时节》的“狗血”差评却始终没摘掉。

一个明显的问题是,剧集想说的很多,却没有一条线索说到了点子上,反而成了东拉西扯的堆砌。以贯穿全剧的简、宁两家的世仇为例,宁父因劳资纠纷捅伤了简父并畏罪自杀,简家长女为此不依不饶,宁家被迫离乡……且不说这一份仇恨在逻辑上多么经不起推敲,以此为基础、最夺人眼球的复

仇故事也没有拍好:张艺兴扮演的宁恕,看似步步为营,其实每一招都仓促草率,丝毫不见苦苦准备多年的精密和爽感。而不同人物在复仇背景下来回撕扯,重复地嘶吼争执,几乎没有提供有效的信息点。

与此同时,在正午阳光偏爱的“原生家庭”议题上,《相逢时节》也没有深入的刻画。袁泉扮演的宁宥,以几乎完人的形象出现,她生活的悲惨更被简单归咎于“原生家庭”的影响。但自相矛盾的是,既然宁宥能做到在发现丈夫贪污后立刻干净利落地保全财产、切割关系,那她根本不至于为了维护家庭的体面,隐忍出轨的丈夫两年之久。换句话说,宁宥的悲惨,更多的是编剧为了构建所谓的“中年危机”而强行“安排”的。

故事基本逻辑的坍塌,也让《相逢时节》没能制造出一个让观众共情的人物。雷佳音扮演的男主角简宏成,表面上看是剧中的“问题解决者”,大包大揽地将简家和宁家的麻烦都解决了,但他的行为逻辑都总是相当

粗暴——张口闭口斥责姐姐对不起父母,对不起简家,丝毫不顾忌姐姐才是家里被牺牲、被伤害的一个;他看似包容地对待前妻,连对方离婚后一夜迷醉生下的孩子都接纳了,但他拒绝沟通、憎恶对方的态度,只会让人觉得所谓包容,不过是另一种显而易见的冷暴力。

从这个角度上说,堪称“伪精品”的《相逢时节》,为正午阳光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反思机会:依赖复杂多种社会议题和激烈的戏剧冲突,作品就一定成功吗?今天的正午阳光,对待家庭情感类作品是否有些套路的流水线操作习惯?毕竟,当观众开始觉得审美疲劳、意兴阑珊,受到伤害的便不是单一的一部作品,而是自身的金字招牌。

李原狄

媒体人

长风新

媒体人

■钱眼识人

除了情怀,这个“宇宙”技穷了

自去年年底延续至今,新一集的漫威电影《蜘蛛侠:英雄无归》显然被寄托了过高的期待值,随着数字版登上流媒体,也暴露被情怀掩盖的硬伤,不得不,“三代蜘蛛侠”同台被粉丝戏称为“三虫同框”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,这部电影已经彻底沦为游乐场项目。漫威电影为了维持它的市场份额和关注度主动抛弃了IP第一阶段某些闪光的电影质感的探索,完全出于利润导向而自我矮化。巨婴,这个在国内流行过的词送给这一集的蜘蛛侠倒是没错。

确实,复仇者联盟系列将漫威的声誉和影响力顶到巅峰状态,是唯一一部可能具有宇宙歌剧、心灵史诗歌剧的超级大片,钢铁侠、黑寡妇的离去让无数观众潸然泪下,毕竟第一批看

初代复联的他们已经妥妥步入中年。

“复联4”的成功让漫威敏锐地嗅到商机,在部分老戏骨纷纷表示退出“宇宙”的时候,必须扶持更多的流量上位,粉丝留存是首要任务。那么,从“复联4”中他们很快摸索出套路。我总结一下就是两条,一个是晚会式码人,只要是观众喜欢的漫威人物就想办法让他们出现,然后倒推剧情的可能性,一个多元宇宙设定就解决了,甚至在一个人物身上也滥用了“好人与坏人”的分裂把戏,这等于演员卡司用到了极致;第二个套路就是综艺感,逐帧截图分析彩蛋是漫威迷的保留节目,为了满足这种观影趣味,漫威刷爆人缘卡,让各色英雄以各种形式出现在片中,反正,出现就出现了,没

有什么合理不合理。

不得不说,情怀目前是漫威宇宙唯一的亮点了。在国内公映过的两代蜘蛛侠,托比·马奎尔和安德鲁·加菲尔德悉数登场,让很多影迷都唏嘘,他们角色的一致性就是混得不咋地,并没有因为超级英雄而改变鸡毛状态的中年人。托比是肉眼可见地老了,无数80后观众应该都记得经典的雨中倒挂亲吻场景,他塑造的蜘蛛侠是最有书卷气的,呈现面具下的社恐、自卑人格。而加菲尔德的版本虽然冠名“超凡”二字,但乏善可陈,所以他这次的任务就是与自己和解。

至于荷兰弟的新一代和他的女友赞达亚,给这个系列带来的是美式青春校园片气息,卖

萌、耍帅,露露肌肉线条,这些招数都有过,有人受用我则不。犹记得荷兰弟不识西班牙导演阿莫多瓦,怼斯科塞斯“漫威电影也是艺术品”这些报道,审美和趣味的代际鸿沟,蜘蛛侠的青春期被低质量地无限拉长,真正的英雄何去何从。

“能力越大,责任越大”,这句话说说容易,但它背后应该承载的是一个英雄的反思与成长,而不是戏耍功夫和发泄情绪。

钱德勒

媒体人